

文 學 叢 刊

航 線

沙 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七角五分

航線

沙汀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四集

共十六冊

煙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	白文	沙汀	師陀	陳白塵	蔣牧良	荒煤	巴金
長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童話
嚇，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	魯迅	魯彥	黎烈文	麗尼	沈從文	李健吾	胡風
報告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書信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三十七年十月三版

航 線
沙 汀

前記

這里編集的十篇小說，都是曾經收在我第一本小說集里發表過的。也許是因爲自己底性情富於保守的原故，比起我近年的作品來，我對這幾篇東西倒特別感覺親切一些。

我開始寫作於一九三一年。在這以前的一兩年間，我完全過的是灰色的墮落生活。我終天把自己關在開北一間破後樓里，便是熱天也不肯輕易出門一步，簡直像耗子一樣。這甚至養成我現在喜歡赤了腳攔在台子上呆想的習慣。

但自然，和我的同輩青年人一樣，我也有感情，也不知高低地關心着我們這民族底悲苦的命數，可是卻不知道應當怎樣去幹。那時候新的拼爭正重新激發着我們，但同時也叫我們手足無措了。

後來我試想從事創作。我覺得這在我的脾味適合一點。但還未動筆，懷疑來了。我不相信我會有這項才能。因為對於文學雖然從來就十分貪婪，但一晌我是連信也懶得寫的。當還在學校里的時期，每逢考試，我總臨時向同學勻借筆墨。我和艾蕪的偶然相遇救了我。我們互相壯着膽動手了。

那時候是夏天，到了初冬，我們便各人寄了一兩篇習作去向一位前輩請教。我們求他指示，是繼續寫下去呢，不然好另外打算門徑。在當時這真像一種拚生命冒險的舉動。但很快地，回信來了，說是可以寫作，并賜給我們許多很可寶貴的意見。這事是將使我們永遠懷着感激之念來記憶的。

這本集子我在一年前就想校改重印。但幾次的交涉，通都失敗了。因此，末了，我在這裏特別感謝巴金先生肯給我一個出版機會的好意。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校改訖記。

目錄

航線·····	一
漢奸·····	一九
我「做廣告的」表兄的信·····	三三
平平常常的故事·····	四七
撤退·····	六一
碼頭上·····	七三
恐怖·····	八九
瑩兒·····	一〇一
沒有料到的榮譽·····	一一九

風波……………一三七

航線

鼓動着鋼鐵的脈搏，噴着氣，船朝前進行。

在這以上，溯石門灘瞿塘上去，急流，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神匪，真使人憂鬱，嚇怕；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漢子，頭纏紅布，穿着打結搭的爛褲子，站在岩石上，山坡上，翹起腳尖叫吼。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揮刀頭落，而且那餓縮了的身體，的確確曾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

現在，是沒有急流，陰影和神匪了，河岸展開着，彷彿天都寬了好多。

在鉛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燈似的掠過去了。這些，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蕭索，荒廢，陽光都洗不掉的陰鬱。然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疲倦的眼是那麼深，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在那潮濕的泥土裏，在這衰老

荒涼的外表下面，是跳動着新鮮的脈搏一般。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而猜想未來的一秒一刻會碰着的奇蹟。

當岸上高架着的木牌，正對面奔過來的時候，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

『那不是麼？……』

『往這邊看過去呀，瞎子！』

在甲板上，那些雜色客人的雜色談話開始了。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不住地，掣那響遍全中國全世界的傳說，使自己吃驚，嘆氣，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欄干上。有的背靠緊壁坐在鋪位上。

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佬，縐着眉頭，頸子一偏，打斷誰的談話，說：

『你佬是那裏聽來的啊，神話！比峽裏的呢，是兇。搶船麼，那也看。前頭，四川連的槍確實被搶了，在城陵磯。打了三天三夜。上海有走線。可是就因為有槍囉！好打出來。』

裏邊也難活呢。」

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正在和一個學生爭嚷着，這時，他突然掉轉頭，叫道：

『聽啦！我說鬧不好罷，田也分了，還是沒吃的。』

『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米麼，倒便宜，規定了的，幾百錢一斗。可是鹽，比人參貴。軍隊給堵斷了呀，通不過。也有膽大的偷去賣，賺錢呢。』

『也給價麼？咳！可以去啦？恐怕不能運多少罷？』負販熱心地問。

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嚷道，『鬧不好的！誰也鬧不好！』於是急急忙忙地裝好煙，站起來，『怎鬧得好？人還沒死夠哩！』他沖氣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拿着大洋盤，從冰箱邊轉過來，罵道，『死尸！沒帶眼麼？』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老頭兒憤憤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

在上甲板上，欄干的周圍排好了鋼板，外國水兵架着機關槍。一個背着槍的洋兵，啣着大煙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賓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大餐間裏的紳士

們，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

那個由宜昌上船的中國兵士，把小小的腦袋伸向樓口望了一望，又趕快縮回來，喃喃着，『媽的！真比我們團長還穿得闊！』

他退回船尾去，坐下在廁所的門階上。然後分開兩腿，手擱在膝蓋上去，向人衆瞥了兩眼，吐一口痰沫，他自言自語起來：

『樣子倒滿神氣，拏上去試試看！』

許多頭朝他轉過來，于是，他兩脚一張一合地，談起那冒着火焰的惡戰來，誇耀着自己和敵人，不把洋兵擱在眼裏。

『我打十幾年仗了，真沒見過！婆娘些褲兒搭在肩頭上，撲過河來那個你，娃兒些，——老頭子，笑麼？不是好吃的果兒啊！手段，手段！甚麼都幹得出來；所以凶啦！是那
些洋盤麼，哈哈！』

女人們垂下頭去，拏奶子往小孩子嘴裏塞，嘆氣了。一個中年人拍着大腿，腰肢

一仰一屈地說：

『唉世道呵！——不亂往那裏跑！』

『往那裏跑？今天要，明天要，人要光了，錢要光了就跑啦！原先是這樣麼？那篇書上寫得有只扁不吃倒對啦！』一種啞聲接着說。

『你像也贊成呀？老哥！』兵士偏着頸子問。

『甚麼……我說——你胡扯……』

兵士拍着膝頭大笑起來。有誰喃喃道：

『這年歲，少開口啊！』

兵士突然止住了笑，眼睛幾眨，不服氣地嚷道：

『你怕我賣他麼？笑話！問清楚看！這些人都是麼……哼！眼睛放亮點！』

『啊，啊，那裏！』有人害怕要橫，勸解着；『褲帶都鬆了呀！不給吃麼？』

一提到肚皮的事，各人都馬上感到腸胃的空虛了，有的談起食物的便宜和味

道，有的望着洋廚房出神，發氣，有的跑往下艙的廚房裏去了。

那個瘦小的火食老板，他底眼睛已經被長年的油煙弄眯睃了。他拏二指頭搥了一下鬍子上的清鼻涕，又捏起竹筒，在大木桶裏攪起來，給泥泥的江水「打礮」。胖子下手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對付跳蚤。火夫坐在米口袋上出神。廚房裏的空氣是比饑餓着的肚皮閒散。

擁下來的客人們氣餒了。他們吞了一下口水，就齊聲抱怨起來。

『喂！大師父！快餓過性了喲！』

『好讓你少吃啦！——算盤沒打盡了！』

老板把攪着的竹筒停住了。眨了眨眼睛，他氣兇兇地吼道：

『快了麼？你看喉嚨裏都撐出手來了！』

『快了！快了！』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心平氣和地回答。他開始在鍋裏動着湯瓢，接着，盛了一點湯起來，把下巴伸出一步，用一種很仔細的神氣去喝着，然後，拏圍

裙揩了揩那嘴接觸過的部分。『好了再一股火就好了！』他想竭力安慰那些餓燥了的靈魂，好像這是他底義務似的。

一種粗大的燥音叫道：

『不要催！他會把洗碗水給你吃哩！』

胖子向那嘮叨的人瞟了一眼，打了個呵欠，兩隻手撐上腰，把臉掉到船舷外面去了。

風絞着煙，水花和岸上的泥土。在一簇屋子的高處，一片惹眼的紅色奔過去了，遠些，有一大堆人攢動着船頭簸着，發出一種張惶失措的叫聲，彷彿牠正被神祕的兩岸扼殺着一般。

『看那是甚麼呀！』有誰突然直瞪住岸上，叫起來。

『總是開會呀！不要鬧！』

『啊，啣，啣！我的天公！』

「客人些查票了！」

樓口傳下來的聲音使大家靜默了。但是過了一分鐘，咕咕咕咕的抱怨展開來：

「怎麼又要查呀！」

「簡直像犯人囉！」

一個頭頂發亮的老頭兒，把吊在褲腰上的烟盒子打開，取出船票，揮着手，嚷道：

『這是假的吶？假的吶！——怕他查！』

帶着嘮叨和空空的肚皮，客人終於懶妥妥地望樓上擁去，那神情，恰像久未得食的災民了。

胖子輕輕地鬆了一口氣，笑了。火夫在灶門邊上煤。老板抱了大土碗，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他用圍裙揩了揩眼睛，想着跑到自己火艙隔壁的屋子裏去了，一會又笑着出來，很當心地把門挪好，一面嚷道：

『爽性點！查完就開。』

沒有誰回答他的話，都一聲不響地在工作着。於是，他自己也動起手來，拏湯瓢挑鬆了瓦盆子裏的豆芽，然後往每一只土碗裏分散。

油煙子給人帶來了噴嚏和眼淚。浪花不住地從窗口跳進來。一遇着大浪，排列好的碗就互相撞碰着，發出尖銳的聲音。

樓梯上有繁密的腳步聲傳來。

『快點！又下來摧命來了！』

可是，等老板掉過臉去，他馬上噤住了，兩隻手無力地垂下，那握在手裏的湯瓢，不知道是放下的好，還是捏住的好，他底臉更瘦小，眼睛也更眯睜了。

茶房們拌着鬼臉。船主和買辦說的話，廚子很難懂。那個說洋話的中國人，腦袋一動，帶了兩個侍者，到廚師的屋子裏去了。

『船主……』老板的舌頭好像僵硬了。他又轉向留在外面的茶房，聲音顫抖地說，『一碗把酒敬得起……』

可是，他們只能替他流汗水。

兩個黃魚筆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枯黃的手指弄着鈕扣和領子，他們的面孔黃縐，忸怩，從藍布大褂家造鞋子發出泥土氣和魚腥氣。

『買辦……你老人家……』老板喃喃着。

『我作不到主呀！』買辦拏肥下巴指着洋人，嚷。

一羣人給船主做了大尾巴，劈劈拍拍地拖上樓去了。

老板甩着手吵嚷起來：

『我曉得有人壞我，對的！——暗害我呀！』

他滿以為，一生纏不清的債賬，一生油煙裏的生活，在這一次的冒險當中總可以結束了，於是，靠着兒子和媳婦，吃兩天閒飯，靜靜地死去。然而，眼睜睜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是被人戳破了！他拏圍裙揩着眼睛。

那個胖子懶聲懶氣地勸道：